

# 佛教经典故事

## 室利笈多

在佛陀时代，摩竭陀国的王舍城中，住有一个名叫室利笈多的人，他在王舍城中，也有些名望，所以大家称他为室利笈多长者，但他却是露形裸体外道的忠实信徒。

佛陀是救人救世并救一切众生的大慈悲父，只有劝化外道，改邪归正，但却绝不破坏外道的名誉，更不会存有伤害外道的心理。因为佛陀视一切众生，都像自己所生的儿女，信了佛的，佛陀固然爱护，未信佛的，佛陀则更加关切，佛教一切众生，不会放弃一个众生。所以，佛的弟子们，也不会妨碍外道，相反的，并且时常给予外道的周济。

可是，外道的心量狭窄，加上他们的邪知邪见，故对于佛陀的教化，不但感到嫉妒，尤其感到仇恨，他们时刻都想破坏佛教，加害佛陀。室利笈多长者，既是露形外道的忠实信徒，故也不能例外了。

然而，室利笈多是聚底色迦的妹夫，聚底色迦却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，并且有著一个美满的佛教家庭，所以室利笈多的太太，也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。这对于室利笈多而言，自然是太好了，但他自己，却以为是娶了一个宗教上的敌人。可是，他在表面上，又不得不装出一副君子的风度来，故与聚底色迦之间，仍然维持著姻亲的情谊。

聚底色迦见他的妹夫，常常请了大批的露形外道到家里去应供，便想法也让他能在三宝之中种种善根。所以找了一个适当的机会，向室利笈多建议道：「你既能向露形外道供养求福，是不是也能供养佛陀以及佛教的出家人呢？」

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」室利笈多听了，显然是很不乐意。

「我是说：佛陀才是无上的福田，当你供养之后，就会知道的。」

「好了，你是想来说服我，也跟你去信仰佛教。」

「是的。能够信佛，不是更好吗？」

「这一点，你是很明白的，我是露形圣者的信徒，如要我来供养佛陀以及佛教的出家人，你是不是也能供养我所信仰的露形圣者呢？并且你要先我而供露形圣者。」

聚底色迦心想：「这是一个多么狡猾的外道信徒呀！」只是没有说出口来。但他又想：如果不答允他的条件，他就没有亲近佛陀的机缘，答允了他的要求，自己也不致因此而去改信露形外道的。所以他便慨然接受了室利笈多的条件。

聚底色迦为表诚意，也像恭请佛陀应供一样地去礼请露形外道的教主瞿𠵼𠵼道：「仁者及诸弟子，愿至明日，光临敝舍，受我微供。」

这对于外道瞿𠵼𠵼，实在出乎意料之外的喜事，他想：聚底色迦是一个有名的老佛教徒，如今居然会来请我应供，想必是沙门乔答摩（是佛的俗姓名，因为外道不敬佛，所以不称佛陀的德号）得罪他了，或者是佛教的道理根本不好，否则，他怎会对我如此殷勤起来了呢？哦！他的妹夫不就是室利笈多吗？室利笈多不就是我的忠实信徒吗？大概他是受了室利笈多的劝化了，哈哈！室利笈多真了不得，真不愧是我的忠实信徒。

就这样，外道瞿𠵼𠵼，便在心花怒放的情绪下，接受了聚底色迦的恭请。

聚底色迦为使室利笈多也能隆重地供佛斋僧，故于回家之后，便著手筹办明天的饮食，并且连夜加工，精制烹调，几乎像预备著供佛斋僧那样丰盛和佳妙的食品，几乎也像恭请佛陀光临一样地布置和洒扫。食堂里摆满了整齐的桌椅，桌椅上上了庄严的席布，席布上摆设著名贵的餐具，室内弥漫著香雾，门前陈列著各式各样的盆景，地上清扫得一尘不染。

时间到了，露形外道瞿𠵼𠵼，率领著一大群没有威仪，不懂秩序，不知肃静，不事清洁的外道徒众，闹哄哄地，乱糟糟地，争先恐后地，蓬头垢面地，七嘴八舌地，涌进了聚底色迦的大门。

但是，像这样的摆设，这样的排场，这样的环境，反使他们惊喜得呆住了，他们从来也不曾受过如此的供养啊！可是，这使瞿𠵼𠵼想起了佛陀，他想这原是佛陀的弟子，所以也用供佛的场面供养他，他又知道佛陀每有说法的因缘，必先微笑，必先从微笑中口放光明，必由侍者阿难尊者请示佛陀，佛陀然后说法开示。或为弟子授记，得何果报，何时解脱生死等。因此，他也东施效颦，遂将右脚踏住门槛，张口大笑，并示意他的弟子顶礼而问：「大德，有何殊胜因

缘，而作如此大笑？」

他便信口乱说道：「是的，有大因缘，我以天眼看到他方世界的无醉池旁，有一大树，树上有一对猕猴，公的为了欲火所逼，追逐雌的，正在枝头攀来挪去，公的不慎，堕地而死。我想如此的无知众生，为贪鄙恶的淫欲之乐，竟然一命呜呼了，所以我才大笑。」

聚底色迦在旁听了，看他那副装模作怪的表情，就猜中他是故弄玄虚，胡说八道，所以也在心中暗自笑道：「我看他是跑到针行里来卖针了。」又为试探一下晡※□的真工夫，便将上妙饮食置满钵中，再以粗饼覆于钵面，供奉晡※□，晡※□见此情形，心里很不乐意，他想他是教主，为何他的食物反而不及他的弟子？继而又想：可能聚底色迦尚有上妙饮食，会拿来的，但他等了好久，聚底色迦毫无继续为他奉食的动静，聚底色迦反问他：「为何不用呢？还等什么吗？」

「是的。」晡※□回答道：「现在只等你的上妙食品了，我相信你既请我应供，绝不会单以粗饼为供的，是吗？」他还以为聚底色迦的忙中有错，竟把他的一分好供养弄忘了，所以立即提醒他。

可是，他所得到的反应，竟是如此的使他难堪！聚底色迦用偈语回答并讽刺他说：

「应合见者不能见，不合见者诈言明！尚※池侧猕猴死，如何不见钵中羹。」

接著便将钵面的粗饼拨开，并向晡※□笑笑说：「请看，这些还不够好吗？如果嫌少的话，等你吃完了，再为了添满。」

晡※□当著他许多弟子的面前，被聚底色迦拆穿了颜面，简直是使他的尊严与神圣地位，毁于一旦了，所以草草地吃了饭之后，便以恶毒的心，为聚底色迦作了一个恶毒的咒愿：

「若人少行惠施时，及以供养设食时；此非言难诘责时，令其善福皆无报。」

聚底色迦是虔诚的佛教徒，他对晡※□除了相机试探他的真修实学之外，并无作弄外道的念头，故其听了晡※□的恶愿之时，也只一笑置之。但是他的家下人听了，却是一肚子的气，他们想：「我家主人好心请这些露形外道来家应供，让他们吃饱了、喝足了，临离去时竟愿我家主人『善福皆无报』这些真是岂有此理的外道，我们也应该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。」遂在大门口

倒满了滑而且臭的肮脏水，并将门槛与门框弄成一半著实，一半悬空。当晡※□带著他的弟子们跨出大门第一步，便因踩著肮脏水而仰面滑了下去，他连忙伸手向后扶住门槛，竟又被因此而倒下的门框，打破了脑袋，血流如注！他的弟子们，或因抢著扶起晡※□，或因惊恐地向外奔逃，所以也你挤我轧地，前仆后继地，※※吧吧地，于滑溜溜的污水地上，跌成一团。

因此，聚底色迦的下人们，便笑开了，并仿照晡※□所作恶愿的形式，以偈语讽刺他们说：

「正是开关抽出时，及以秽缸倾水时，打破其头流血时，此时善福还无报。」

再说，此时的室利笈多，正在猜想著他的教主晡※□，既然受了聚底色迦的请供，以他教主之能，一定能够因此机会而将聚底色迦劝伏，使他也信了露形外道。如果当真如此，他就可以不必请乔答摩应供了，所以他也越想越发兴奋，越想越觉得他是一个有智慧的人，因为他使他的内兄聚底色迦，首先请了晡※□，并且接受了晡※□的宗教信仰。

想不到，室利笈多正在兴奋幻想之时，晡※□带著弟子们，竟然头破血流、浑身秽臭地闯进了他的家门，并以斥责的口吻怪他：「你做的好事，教你那个信佛的内兄，故意来侮辱蹶顿了我一番。你看！我被他家的门槛打成这样，又被他家故意倾倒的肮脏水，滑成这样！」

室利笈多听了晡※□的斥责，又见了露形外道一个个的都弄成了那副狼狈而又可怜的样子，气得浑身发抖，一时之间几乎说不出话来。停了半晌，才气呼呼地，发咒似地又像请求饶恕似地安慰晡※□说：「大师请且休怒，大师受侮辱，尚能够活著离开聚底色迦的大门，明天轮到我将乔答摩应供，管教他活著进来，死了出去。」

就这样，室利笈多便怀著一肚子的鬼胎，去竹林精舍，礼请佛陀，第二天上午，到他家里应供。但他走在路上，脑海中又出现了许许多多的疑问号和惊叹号，他虽不信佛教，然他常听说佛是无时不觉、无所不知的一切智人，佛的诸大弟子，都是大阿罗汉，比如大目犍连的神通，便是众所周知的事实；佛的神通，自又超过他的弟子之上。如果佛是真正的一切智人，他便一定知道他去请他应供的用意，是要他的老命，而不是真的供佛斋僧。要是真的如此，不唯达不到害死他们的目的，相反地，自己的此一竹林精舍之行，便是走的有去无返的人生的最后一段路程了。不用佛来亲自动手，佛的任何一位大弟子，稍施神通，便可将他抛往他方世界而致粉身碎骨。因此，室利笈多几乎是在一步一个寒噤的情形下，走进了竹林精舍。

事实上，佛陀对于室利笈多这个人，早就知道了的，并且早已知道他是必将改邪归正的人，这

次他以害佛之心，而来请佛应供，而有亲近佛陀的机会，也正是他得度的因缘成熟了。所以见到室利笈多，前来请佛应供，佛陀仍以平常的态度接见，他并且毫无考虑地，默然受请。

这对于室利笈多而言，无异是比中了头彩还要得意，他想：「乔答摩此人，真是见面不如闻名，平常听说他是如何地大智大慧与大威神力，今天看来，实也不过尔尔！他连我要害他之心，都未觉察出来，还说什么无时不觉、无所不知的一切智人呢！不过，这也正好，明天等著瞧吧！明天我要请瞿师坐在一旁，看著乔答摩跟他的弟子们，一个个如何地在我巧妙的安排下死去，以报今日他在聚底色迦之处受辱的仇恨。」

室利笈多回家之后，便连夜赶工，在他家的门房之间的进门必经之处，挖了一个大陷阱，陷阱之中燃烧起熊熊的炭火，当其烧得烟尽炭熟的时候，再用活动的贡架架在陷阱之上，架上覆草，草上盖土，土上再种植青草，一眼看去，若非知其内情，根本无法辨识，在此一片绿茵茵的青草下，竟是一个熊熊烈火的火坑。

于是，室利笈多几乎是在同时进行，连夜赶著烹调饮食，用上等的原料，烹制出上等的饮食与点心，是上等筵席的烹调法，是上等食谱中上等名目的饮食，自然也是上等的色调，上等的气味，以及上等的香料。最后，则在每一样饮食之中，放下了剧烈的毒药。一眼看去，若非知其内情，谁也不会相信那些第一流的上等饮食，竟是不得一口沾唇的毒物。

于是，一切准备停当之后，室利笈多对著他的杰作，不禁得意洋洋，心想：「乔答摩这一下是死定了，单是那个火坑，就够填光他们了；剧毒的饮食，简直是多余的，万一火坑的活动贡架失灵，而让他们安然经过，这些饮食，也可使他们一坐下来，不再有活著起身的机会。」他以为他的这一害佛的计划，真是万无一失的了。

于是，他便首先请了他的教主瞿师以及许多露形外道，坐在一旁观看，让他们欣赏这一出即将演出的恶剧。

室利笈多看看日影，知道时间差不多了，便再派人去竹林精舍，伪称：「食已办讫，宜可知时。」

但是，室利笈多的太太，却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，室利笈多虽然未将害佛的计划告知他的太太，他的太太却从各种的迹象中窥察出来，知道他的丈夫将做一桩大罪大恶的杀人勾当了；唯其尚不知道她的丈夫，竟然是要杀害人天的大圣，世间的救主，众生的慈父，大悲的佛陀，所

以她便向她的丈夫探问：「你今天做了这种可怕的准备工作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？」

她这一问，把室利笈多问住了，同时也使室利笈多提高了警觉。所以，略微愣了一会，便坦然地告诉他的妻子说：「我要杀我们的敌人，我要杀我们大师的仇人。」

「那究竟是谁呢？」

「唔！你既然要问，我就乾脆告诉你，我要杀害的对象，便是你所崇拜的沙门乔答摩！」

「啊！你简直疯狂了，怎么可以杀害大德世尊大悲佛陀哪！」

「他是我的冤家对头，你不要多管闲事！」

「照你说，连我的大师，大仁大智大慈大悲的佛陀，都是你的冤家对头，还有谁是你亲善的师友呢？」

「嘿嘿，你不知道吗？」室利笈多阴冷冷地笑著，并且指著坐在一边的咄※□说：「诺，我所信仰的就是这位大师。其实，这是你老早知道了的事呀！本来，你是我的妻子，现在，在此紧要的关头，你是一个危险人物了，为了不使我的计划失败，只好委屈你一下，请你到后面的密室中，暂时躲避一会儿。」

说著，室利笈多便将他的太太，连拖带拉地，关进了密室，带上门，上了锁，再检查一遍，认为确已「安全」了，他才走开。

时间，在刹那刹那地过去，一切的布置，早已准备好了。从外表看，室利笈多的住宅，处处都显示著庄严清净的景象，道路上，庭院中，厅堂内，洒扫乾乾淨净，室内供著鲜花，烧著名香，摆著席位，门边放著水缸，注满了净水，又于一旁安置漱口用的杨枝，以及洗手用的澡豆。这些等等，无一不像预备著供佛斋僧的隆重场面。

此时的竹林精舍，佛陀正在吩咐阿难尊者，向大家宣布：要大家跟随在佛陀背后，进入室利笈多的宅院，同时也不可闻佛陀的教命，迳自食□。

佛陀的弟子们，对于佛的教示，自是唯命是从的。不过，此时已有天人知道了室利笈多的诡计，并也知道了佛陀即将前去应供，故也颇为担心地来劝告佛陀，说那里的门内有火坑，那里

的饮食有毒药，请佛陀不要去冒险。但是，佛陀的回答，却很泰然，佛陀告诉天人说：「一切的欲火、嗔火、疑火，我已熄灭，我并以智慧之水，消灭世间的一切欲火、嗔火、疑火，还有什么火能害我的呢？一切的欲毒、嗔毒、疑毒，我已解除，我并以智慧之药，解除世间的一切欲毒、嗔毒、疑毒，还有什么毒能够杀我的呢？」

因此，佛陀与其诸大弟子，便自竹林精舍出发，走向王舍城中的室利笈多家去；唯于沿途之中，又遇到了许多的护法天神，劝告佛陀，请佛陀不要去冒险应供，佛陀则以同样的话回答他们。

现在，佛陀已经走近了室利笈多的大门，一步一步，缓缓地，庄严地，稳重地，走近陷阱的边沿。此时室利笈多的住宅中，静得鸦雀无声，室利笈多以及瞿𠵼等的许多露形外道，都在紧张的气氛之中等待，他们的心情，随著佛陀的步伐一步步地向前，也就一刹那一刹那地更加紧张起来。尤其是室利笈多，见到了佛陀那种步行的仪态庄严，比起瞿𠵼的举止，真不知要高贵几千万倍，也不知要超脱几千万倍，故在心底，也泛起了敬仰佛陀的念头；

但他面对著即将发生的大罪恶，竟又不知如何是好，他很想立即高喊佛陀，请佛陀不要踏进了陷阱的火坑，但他已没有这股勇气了，所以，他著急得几乎要窒息而晕倒下去。

终于，神迹出现了。佛陀的足步，刚刚跨进陷阱的火坑，整个的陷阱，竟然变成了一方清净的莲池，池中的清水，澄澈见底，池面布满了盛开的莲花，开得又大又美，芳香扑鼻，花瓣底下，还有五色的锦鱼，在水面悠游往还。佛陀以及佛的弟子们，便以足踏莲花，通过了那个由陷阱的火坑变现而成的莲池，进入了室利笈多的内宅厅堂。

这样一来，使得室笈多高兴极了，心想：大悲佛陀，究竟是名不虚传，究竟是一切智人，究竟是值得一切世人所敬仰的大悲佛陀。于是，便向瞿𠵼说：「你看，大德世尊的神力变现，真是稀有难能啊！」

「喂！长者室利笈多，难道你忘了你是我的信徒吗？怎么为乔答摩的这一点小小幻术迷惑住了呢？」瞿𠵼显得极不乐意的样子。

「好了，纵然这是幻术，但我迄今从未见过，你也施一点幻术给我看看，请你现在就试，现在就把这个由佛陀变现的莲池，再化成火坑，好吗？」很显然地，室利笈多已经不再信仰露形外道了，瞿𠵼自知无能为力，自知在任何方面，都不是佛陀的对手，只好带著满肚的羞愧与恐

惧，率领著他的弟子们，低著头，曲著背，偷偷地从旁边的小门溜了出去。

但是，这时的室利笈多，由于他所制造的罪行，也羞愧得无地自容，他不好意思来迎接佛陀了，因他自知他的居心，他的行为，实在太可耻太丑恶了，像他这样一个丑得不能再丑的人，怎有面子去见佛陀呢？但他想到他的妻子是佛教徒，今天接待佛陀的任务，只好请他的妻子出面了。于是，便向后面那间禁闭著他妻子的密室走去。

此刻，他的太太，在密室之中，也正急得像只热锅上的蚂蚁，她计算著时刻，她知道佛陀已经光临了，她想像著佛陀的威仪，如何走进她家的宅院，她又想像著佛陀的灾难，如何走进了陷阱，如何落入了火坑，如何被火烟薰灼而咳嗽流泪，如何被猛焰缠身而衣随火化，如何使此伟大的天人导师，血肉烧枯而祇剩舍利.....。因此，她在密室之中，□胸哀哭，迷闷于地。万想不到，她的丈夫竟然打开了她的密室，并以哀求的口吻说：

「好太太，现在请你为我招待世尊吧，我实在太难为情了。」

「你说什么？世间那里还有世尊，大德世尊已经被你们这一班恶人谋杀死了。」她还以为她的丈夫要她去招待露形外道哺※□，而妄称哺※□为世尊哩，所以她非常忿怒。

「好太太，请你宽恕我的愚痴。其实，世间没有一个人能够加害世尊的，世尊太伟大了，所以我才羞愧得不敢拜见他了。」

「既然如此，你只要知过能改，只要痛切悔过，世尊是世间最慈悲的圣人，世尊是会原谅你的，让我带你去礼见世尊吧。」

室利笈多跟在他的太太背后，见了佛陀便拜伏在地，拜下之后，竟又羞愧得不敢抬头了。他的太太知道他的意思，所以连忙向佛陀低头合掌，请求佛陀慈悲，宽恕他丈夫所作应受无间地狱之报的重大恶业。佛陀却说：「我已宽恕了，起来吧！」

其实，出佛身血，才是无间恶业，如今的室利笈多，由于佛陀的慈悲，他只犯了杀害佛陀未遂的罪而已。所以室利笈多感到太高兴了，佛陀既有这样伟大的神力，又有这样慈悲的心怀。

看看门外的日影，已近中午了，该是供佛斋僧的时候了。但是室利笈多面对著那些下了毒药的饮食，心里发慌，如若再煮罢，时间不够，如果不煮罢，岂不是依旧谋害佛陀吗？然而，重新



煮过总比谋害佛陀好得多了，所以请求佛陀，暂时等一下，他将重新办理斋供的饮食。

佛陀竟又明知故问：「长者，你不是派人到竹林精舍说：『食已办讫，宜可知时』的吗？」

「是的，世尊。」他又显得惶愧起来：「不过，我太罪过了，我最初是对世尊作不利之事的，我是准备毒害世尊的，所以饮食之中早已下了剧毒的毒药了。」

佛说：「我已断尽了一切不利于我的事了，世上没有人能给我作不利之事的；我已解除了一切的欲毒、嗔毒与疑毒的了，世上没有毒药能来毒害我的了。你放心吧，就把先前准备的饮食，拿来供养罢！」

佛陀为使室利笈多，生起更深更大的信心，唱了一个神咒，食中之毒，便化除了。

但这在室利笈多夫妇二人看来，简直是一樁极其冒险的行为，故在行食之际，每将饮食放进佛陀及诸比丘的钵中时，心里颇感不忍。当大家在一口口地嚼咽之时，他 俩更加担心，好像那些下了毒药的饮食，不是吃在佛及僧众的肚子里，而是装进了他俩自己的肚子里了，故亦随著时间的过去，他俩的肚子，也就感到越发难过起来，像是火烧，又像是刀戳，终于，浑身冒出了紧张与恐惧的冷汗。

可是，一餐斋供过去了，佛陀以及佛的弟子们，竟无一人中毒，大家饱餐一顿，依旧平安无恙，这使室利笈多夫妇二人，放下了忧心，又提高了信心。

食后，佛陀照惯例要为斋主说法，此次对于室利笈多，是最得时机的教化了，所以在听法之后，开了智慧之门，破除了种种邪见，证得了圣位初果，虔诚皈依三宝，受五净戒，成为一个标准的在家佛子。

（本篇取材于根本目得迦改写而成，《增一阿含》卷 41 马王品 45.7 也有同此的故事，但不及目得迦所载的生动。）

录自：圣严法师，《圣者的故事》，法鼓山全球资讯网。